

红枸杞丛书·长篇小说 ⑥

天豹

严光星 著



天豹

宁夏人民出版社

红枸杞丛书·长篇小说 ⑥

天豹

严光星 著



天豹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严光星红枸杞丛书·长篇小说/严光星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7-227-02764-5

I. 红... II. 严...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3972 号

严光星红枸杞丛书·长篇小说 (六)

严光星 著

责任编辑 尹 川 可 人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网 址 www.nxcbn.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10mm×960mm 1/16
印 张 120
字 数 1102 千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2764-5
定 价 238.00 元 (全八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天豹(续)

第十章	(1)
第十一章	(39)
第十二章	(71)
第十三章	(102)
第十四章	(129)

天虎

引 子	(177)
第一章	(183)
第二章	(206)



第十章

初夏，艳阳高照，晴空万里。

乌鲁木齐提督府里，人头攒动，一片繁忙景象。张俊为董天豹奉旨调京饯行。宴席参照当初董天豹提升喀什噶尔提督时摆庆典大宴的方法，分伊斯兰餐厅和汉餐厅摆设。驻防于乌鲁木齐临近的部队将领和当地政界官员及名流鱼贯而来。

午时刚到，参加宴会的人已全部到齐，开始入席。董天豹喜气洋洋地走进汉民餐厅，在正中正位上入座。张俊亲手把盏，为正中席位斟满酒后面对全厅赴宴者道：“董大帅来乌鲁木齐绥靖已经整四个年头了。四年来，他日日废寝忘食，天天日理万机，为北疆地区人民的生活，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促成全疆人民过上了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和平安宁的日子。近期因中日战争爆发。朝廷谕令大帅进京，保卫京师。我们今日齐聚一堂，为大帅进京饯行。来，我们共同祝愿董大帅，进京一路平安，对日作战，旗开得胜，干杯。”

众人起身，齐呼干杯后，皆一饮而尽。

张俊继续将正中桌上斟满了酒，道：“请董大帅讲话。”在热烈的掌声中，董天豹起身微笑着摆摆手，待掌声停后，对全场扫

视了一眼后，深情地道：“本帅这次奉诏进京，是要去投入抗击倭寇的战斗。为了使新疆能长治久安，朝廷谕令，只让我带十八个营的部队。因此要和部分几十年生死与共的弟兄们，各奔东西了，心里很不好受。因而借此机会说几句心里话。第一，我首先感谢在坐的各位对我治理新疆的大力支持。没有各位的厚爱和帮助，我董天豹就是有天大的胆子，有三头六臂，也是枉然。在这里感谢大家了。第二，我虽是创出安逸而不能享受，还要去拼命，心里真有点那个了。但这次是为了要消灭帝国的侵略，我董天豹虽死也心甘啊。不管怎么说，我是中国人，我的血管里流着中国血。因而我还要不怕千难万险，不怕严寒酷暑，还要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希望留下来的弟兄们都要齐心协力，精诚团结，继续把边疆的事情办好。第三是此次进京带队过少的事。虽然在这里带十八个营，路过到甘肃还有十个营，实际上，此次进京可带二十八个营。我自己觉得够了。兵不在多，而在精嘛。我相信我们董字三营的神勇能震惊天下。”说毕，高举酒杯继续道：“来，为祝愿我们久别再相逢干杯。”

众人高举酒杯高呼：“干杯！”

众人皆一饮而尽。饯行宴至深夜方告结束。

第二天告别时，弟兄们全部跪送。董天豹回首一看，忍不住转身跪下来再次道别。这时，当地的百姓前来送别，董天豹更是感动，用剑割下自己的一撮头发，交给一位老者埋在葡萄树下。

董天豹的十八营进京大军行进在乌鲁木齐至兰州的大道上。当晚在吐鲁番宿营。玛丽亚姆洗漱用餐后对丈夫道：“天色尚早，你陪我去观赏火焰山的奇景吧。”

董天豹深感惋惜地道：“我还有几项军务需要处理，让史全和



几个熟悉地情的人带你去如何？”

“好吧，我去叫史全。”

玛丽亚姆走后，甘新巡抚刘锦棠由萧章开陪同来到兰州东岗向董天豹移交甘军十营回军。总兵马安良、马海宴、马如蛟等率部列队，等候新统帅的检阅。午时许，董天豹由夏辛酉、冶福兴、法镜全、杜乃子、姚旺、史全、张万全、姬春满、苏存宏等大将陪同来到东岗大教场内，见刘锦棠等已在等着，忙翻身下马，双方走近拱手施礼。刘锦棠道：“提督大帅久违了，此番进京，前途无量啊……”

董天豹笑道：“巡抚大人，别来无恙？今日劳大人亲自交兵，在下愧不敢当啊。”

“哪里，哪里，奉朝廷谕令办移交是份内之责，请董帅检阅队伍。”

“是的，是的，请大人一同检阅，请。”

董天豹和刘锦棠并肩行于检阅队列之前。萧章开和十大将等行于后。见回军军容严整，兵强马壮，军旗整齐飘扬。马安良严肃恭敬地立于刺绣着斗大董字旗的旗下。董天豹喜悦地举手致意。

全部检阅后，最后都集中于检阅台前列队。董天豹训示道：“弟兄们，大家随本帅进京，主要的使命是抗击日本帝国的侵略。大家有机会去报效祖国，保卫国家的领土完整，这是光荣的事。希望大家把腰杆子挺起来，把本事全拿出来，为华夏民族的兴盛，再立大功新功！”在一片掌声中，他又问：“今日检阅后，大家回去好好地休息两天后再向京城开拔，大家高兴吗？”

回军高声回敬道：“高兴。”

刘锦棠在兰州设宴为董天豹进京而庆贺。董天豹随着官位升

高和阅历的增加，对刘产生了怀旧之情，酒席宴上，双双尽弃前嫌，均开怀畅饮。大宴自始至终热闹非凡。

董字二十八营大军出兰州城后，浩浩荡荡向东驰骋，取道甘沟驿、海原向固原三营镇，董天豹的老家毛渠井挺进。

毛渠井村一片繁忙景象。一部分人在修葺董宅，协台大人亲自监工催促，昼夜不停地赶工。一部分人修建董家祖坟。坟茔内建石碑、石亭、石兽，工地上石匠百余人，也是昼夜赶工，斧凿声整日铿锵不停。老石匠头走过来高声道：“大家既要加快速度，还要把活做细做好。这可是家乡亘古至今的第一个大人物。”

一位年轻力壮的石匠道：“师傅说的是啊，像我们这穷山旮沓里能出这么大的人物，真可算是头一回啊。”

途中，董天豹在马背上对玛丽亚姆道：“我们已经到海原了，后天就可到生我养我的毛渠井了。我们家乡有句民谣说，‘天下十三省，冷不过固原的毛渠井’。这说明，我们家乡还是很有名气的。”

玛丽亚姆尊重丈夫的自尊心道：“看样子，这里的气候和南疆相差无几，算是中下等地区。”

二十八营大军约午时许来到固原的三营镇。固原和宁夏地区的地方官员及两区的部队将领簇拥着董世猷夫妇在西门外列队迎接。方圆百十里的百姓几万人，围在大道两旁守候。

董天豹在马上对玛丽亚姆道：“你看，黑压压一眼望不到头的父老乡亲们在等着，我们该下马了。”说毕，翻身下马，向大队看了一眼，马安良、马海宴、马如蛟等将领会意地催马来到大帅身边下马，随其后向前步行。已是近在咫尺了，董世猷夫妇看着儿子，董天豹看着满面喜悦的父母亲。董天豹急忙走几步来到面前，



顾不得沙石尘土，扑通一声跪在父母亲的膝下，玛丽亚姆和众将都匍匐于地。董天豹痛哭道：“父亲母亲啊，儿子二十多年没见到你们了，你们都贵体安康吗？”

玛丽亚姆问：“二位双亲近来好吗？”

董老夫人流泪笑道：“好着哩，我们都好着哩，都快起来吧，大家都快起来吧。”说着，颤抖抖地摸着董天豹的泪脸。然后又高兴地端详着玛丽亚姆。

董天豹在一旁说道：“母亲，这是您的儿媳妇，名叫玛丽亚姆。”董老夫人连连点头。董世猷对全体将领们伸出双手道：“各位将军们，大家都快起来吧。”

跪拜的人一齐立起身，董天豹边擦泪水，边问道：“你们什么时候到这里的？”

董世猷抢先回答：“我知道你进京必从老家的门口过，意思是让你路过祭拜祖先，所以事先赶来的。”

董天豹激动地说道：“太好了。”说着转过身对张万全和姬春满道：“你俩和固原地区的地方官员协商，安排好全军的安营扎寨与粮草供给。”转身又对杜乃子和姚旺、史全一一交待，条理有序。

董老夫人笑道：“我儿官位高了，处理事情水平也高了，像个公侯王爷啦……”

董世猷摆出一副老秀才的样子道：“是啊，是大帅，必有大帅的胸怀和风度，要不然，怎会成为大帅。走吧，咱们一同回府。”说毕，由董天豹和玛丽亚姆亲自搀扶老俩上了轿车。众人上车的上车，上马的上马，向毛渠井缓缓而行，迎接的众人尾随相送。

董世猷的轿车行于前。身为提督大帅的儿子董天豹乘高头大



马行于后。提督大帅的后面是二品三品的总兵和将军们。轿车的前面是顶马队，后面是押马队，左右两边是骑兵卫队。三营镇至毛渠井的羊肠道上，旌旗遮日，战马雄风。此时的董世猷，总爱将轿车的窗帘掀开，不住地伸出头，看着路两旁迎接的群众，显出自豪的神情。

毛渠井到了，将军府历历在目。顶马队分列于提督府大门的两旁，轿车行至门口收住了马缰。董天豹等翻身下马，来到轿车前亲手扶董世猷老俩下车后感叹地说道：“变了，昔日的草堂，如今变成将军第了，真可谓人间沧桑啊。”

董世猷喜不自禁地捋捋八字胡道：“这是我董家先祖积下的德啊。走吧，大家都进府，先祭拜先祖。”

提督府分前中后三院建成，一色的青砖绿瓦，雕梁画栋，气势磅礴。董天豹和玛丽亚姆等穿过中院，来到后院，董世猷夫妇让进了西正厅，并亲手给儿子和媳妇拂尘扫土，递给毛巾，令其洗漱。董天豹心痛地道：“娘，你歇着，儿子有人侍候。”

“哟，儿啊，你小的时候，娘给你抓屎抓尿，现在还是一样，能为我儿多干一把，为娘的心里痛快啊。”

“娘，人们常说，儿是娘心头一块肉，儿行千里母担忧，这句话的意义，你是体验得最深的吧？”

“是的，是的，娘是体验最深的人。”董老夫人说着，细细地端详着儿子的面部。

董天豹不解地问：“娘，你看什么？”

“天豹，你这左耳是咋了？”

董天豹双颊刷地红了，半晌才慢悠悠地说道：“在战场上被打掉了一块。”



董老夫人道：“哟，儿啊，多悬啊，这怎能不叫娘挂念？”

董世猷催道：“洗漱完了，快穿好衣服拜祖。”

大五间的祭祀堂，金碧辉煌，恢宏壮观。供桌上排列着先祖的灵牌和供品，两边灯烛明亮。董世猷夫妇衣着整齐，烧香化表后行三拜九叩大礼。然后是董天豹行三拜九叩大礼。

几日后，二十八营大军越过长山头，遥见宁安堡绿树繁茂，郁郁葱葱，黄河两岸如一幅山清水秀的国画。众人精神大振，加快了行军步伐，不到一个时辰踏上了宁夏平川大道。每个人顿时心花怒放，见那道路两旁大小不等的村庄绵延百里。村村桃李芬芳，争奇斗艳；庄庄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广袤的田野间金波碧浪迎风荡漾。沟渠纵横，流水潺潺。宁兰大道平坦而宽阔，为山区大道无法相比，大道两旁杨柳成荫，鸟语花香，令人心旷神怡。更令人陶醉的是枸杞园，片片连成枸杞海洋，一望无际。枸杞树如华盖碧伞，绿的叶，紫的花，红如玛瑙的枸杞果实，大如雀卵，挂满枝头。玛丽亚姆在马背上对丈夫道：“啊，这就是你所说的宁夏。果然是得天独厚的塞上江南。生在这里的人们，太幸福了。”

董天豹意味深长地说道：“不久的将来，我们都会成为落叶归根的宁夏人。”说着，转身向史全下令：“命令全军在宁安堡宿营。”

众将士仔细品赏，赞叹声不断。有些姑娘送来鲜果子给将士们，有一士兵舍不得吃，将鲜果子藏于衣内。

董世猷夫妇和董天豹夫妇下榻于魏富绅的寨堡里。寨主将老夫妇安排在东正厅里，将提督大帅安排在西正厅里，并亲手为贵客端洗漱水，继而端上最上乘的枸杞茶虔诚地道：“这是枸杞乡的土特产，均属贡品，请大帅和高堂大人饮用。”



董世猷大笑道：“这枸杞茶，甭说品尝了，仅这扑鼻的浓香，就能使人陶醉，真不愧为贡品啊，我们今天饮用，也算是前生的造化了。今天，我告诉你一个大秘密。”见魏富绅洗耳恭听，又眉飞色舞地说：“这也是我董家的秘方。为什么我天豹儿才能过人，智勇双全，就因为从小就常喝这枸杞茶。常喝枸杞茶，天天把寿加。常喝枸杞茶，提神劲头大。常喝枸杞茶，命好造化大……”说着，自己先端起枸杞茶，并向老夫人和其他人说道：“端吧，大家都好好品尝一番。”

马安良、马海宴、马如蛟等回军将领们，都分头被穆斯林大户请到家中做客。饮枸杞茶，吃枸杞菜，另有一番滋味。马安良问庄主道：“这么好的枸杞茶、枸杞菜，为什么不往河州、西宁地区贩卖？”

胖乎乎的庄主笑道：“啊呀，镇台大人，这东西绝大多数都经天津和广州，漂洋过海，到外国去了。”

金灵地区的军政官员、豪绅和广大群众在板桥集结，等候迎接在金积堡安家落户的提督大帅。已是夕阳西下了，见二十八营大军旌旗飘荡而来。前锋军行至群众面前收住马缰分列于大道两旁。不大一会，董天豹和众将领簇拥着董世猷的轿车来到群众面前。董天豹翻身下马亲手搀扶父母下轿车，迎接的头人们一起拱手施礼道：“提督大帅久违了，金灵民众特来欢迎，祝大帅和高堂贵体安康。”

董天豹拱手还礼道：“多谢父老乡亲们的爱戴之情，天豹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众迎接首领们齐声道：“多谢提督大帅的关怀，请大帅率队回府，请。”



董天豹恭敬地向群众招手道：“请父老乡亲们先行，请。”说毕，亲手将年迈的双亲扶上轿车，让其行于前，自己和群众一同步行，走进建造在金积堡的新家里。

董灵芝大显身手，亲手操办庆典大宴，玛丽亚姆俨然以董家主人的身份对董灵芝尊敬地说道：“三姐负担太重，过分劳累，小妹于心不忍，让我来帮帮你吧。”

董灵芝笑道：“啊呀，这可使不得，俗话说‘初来乍到，摸不着锅灶’。况且你长途跋涉，一路鞍马劳顿，我怎么能再让你操劳，你陪着天豹休息，我不累，我能行。”

“哟，三姐见外了吧，这么大的家业，哪有不累的事，就让我帮帮你，好让我也熟悉熟悉。”

“四妹真是个贤人，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庆典大宴结束，董天豹来到董灵芝的房里，二十多年怀旧的浓情，未等反映过来，将其满满地搂抱在怀中说道：“二十多年了，苦了你啊。”说着深深地吻着二十多年未吻的芳唇。

董灵芝的泪水，如断了线的珠子，顺着粉面滚滚而下，洒遍了胸襟。

董天豹问：“我回来了，今晚是喜度鹊桥的日子，你怎能哭得如此伤心？”

董灵芝抽泣道：“二十多年空守孤灯，寂寞与孤单把人的心都要撕碎了。”说毕，哭得更厉害了。

二十多年后的七夕夜，董灵芝有一种初婚时的新鲜感，惬意地躺在丈夫的怀里微微地娇喘道：“仅此一举，也算是天赐的幸福，今后仍是漫漫长夜，空对残月了。唉，上苍太不公平了。”

董天豹道：“是啊，人间的事情很难做到公平。”



董灵芝摸着董天豹带伤疤的脊背道：“我说你呀，身上都带了这么多伤，图啥哩。你过去起义，乡亲们都拥护你。你去剿匪平乱，乡亲们夸赞你；你去打倭寇，乡亲们都说你是大英雄。可你在朝廷做官，杀回军，这可是遭罪呀，乡亲们都说你是什么呀，对，朝廷鹰犬，多难听。听我一句话，这朝廷的官别做了，你回家来，我一日三茶，一餐三菜，让你好好享回清福。”

董天豹苦笑一下，抚摩着董灵芝丰满的乳房道：“灵芝啊，做人难，做官难，做个两面派官的花斑豹更难。你的心思我明白，我董天豹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哪。谁不想享清福？谁不想三代满堂？可这社会黑呀，黑得像个无底洞，逼得人一会唱白脸，一会唱黑脸，一会唱花脸，好人都变成鬼了。就说马教主，他老人家我打心底里佩服，人高尚、正直，可最后却成了刀下鬼。我如果像他，我们董家早完了，唉……”

董灵芝又抚着他的胸脯道：“我知道你有难处。但我觉得，人要活得有骨气。我实在为你担惊害怕呀，总有一天，朝廷要害了你呀！”

董天豹捧着她的脸道：“我相信朝廷总不会害我吧。我为他们卖死命，他们害我有啥理由。”

董灵芝摇摇头道：“你呀，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董天豹又抱着她说道：“在这年代，糊涂要比聪明好呀。我如果真是个聪明人，头早就不在肩膀上啦！”

董灵芝长叹一声道：“我求你，别再杀人，多积点德吧。”

董天豹点点头道：“我明白，唉，有时也没办法，我不杀人人杀我。这他妈的世道，就是强者生存弱者亡呀！就说那个刘锦棠刘大帅，过去对我不冷不热。现在呢，还向朝廷举荐我升官。我



这才明白，乱世之道当老虎威风，当老鼠受气。”

两人越说越投机，直到天亮鸡叫。

到了光绪年间，京城还没多大变化。随着光绪皇帝的成长，这京城更多了一份衰象。这一天，满脸忧色的光绪皇帝惶惶不安地走进慈宁宫向太后跪安。慈禧笑道：“起来吧。”

光绪叩首后立起身入坐。李莲英进宫禀报道：“启禀太后，董天豹在宫外候旨。”

慈禧惊讶道：“噢，来得这么快，命他进宫。”

李莲英向宫门走几步宣道：“董天豹进宫！”

董天豹大步流星地走进宫匍匐于地叩首道：“臣，董天豹叩见圣母皇太后和皇帝陛下，祝太后、皇上万寿无疆。”

慈禧喜悦地道：“董爱卿，千里快马进京勤王，功莫大焉，起来吧。”言毕对李莲英道：“给董爱卿赐坐。”

董天豹叩首道：“谢皇太后恩宠。”叩首毕立起身，见内侍已搬来椅子，遂坐于光绪帝的左下边。

慈禧见董天豹身体壮大，两膀有力，双目炯炯有神，发声如雷。显然一个北方雄悍男子的形象，十分爱慕，遂喜问道：“董爱卿平河湟，定新疆有多少年了？”

董天豹有些拘谨地回答：“臣在甘肃平河湟之乱三年，入疆征战二十年，前后共二十三年。”

慈禧用十分好听的京腔说道：“嗯，二十三年的戎马倥偬，够长够艰苦的了。必会积累许多成功的经验，讲讲吧。”

“在这方面，臣确实有一点经验。”

“嗯，很好，你就讲吧。”

董天豹看了皇上一眼，见皇上神色漠然，不知其故，又转身



看到慈禧热切激励的目光，斗胆昂首，侃侃而谈道：“其一，作为要将，必须有不顾生死、顽强拼搏之精神。比如，叛军中有一勇将叫宋雄，臂力与武功超出臣一倍以上。在宁夏金积堡之战中，曾与其交锋四次，有两次几乎使臣毙命。后来四次交锋中，有三次几乎丧生。但臣不畏艰险，屡屡硬拼，终将宋雄逼入了昆仑山。其二，必须有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毅力。为了彻底消灭外国强盗。臣率队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近两个月的时间，一直处于渴死、冻死、饿死的绝境，臣绝望过，流过泪水。在天降瑞雪后，终于从死亡的绝境中转危为安，最后将盗贼撵入俄境，收复了新疆多年被抢占的土地。其三，必须有一支不怕牺牲流血、不怕艰难险阻、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坚强部队。比如，我军在追歼安集延侵犯我边疆的战斗中，疾行军连续两天一夜，全军将士疲惫得再也无法行军时，发现敌军离我军不远，军心立即大振，又追一程，在北地严寒的冬季，全军将士，不顾齐腰深冰冷刺骨的河水而渡河猛攻敌军，终将三千多名安集延残部斩尽杀绝，彻底平息了边疆外患。”董天豹说到这里，暂停了一下，抬头观察慈禧的反映。

慈禧兴奋地夸奖道：“董爱卿，传说你是天豹下凡。名副其实。”转身向光绪道：“授给尚书衔，对所部予以犒赏。”言毕再转身向李莲英道：“取来我的赏赐。”

李莲英取来一卷锦帛，当众展开。上书一个斗大的“寿”字。笔迹飞龙跃虎，刚劲有力，外方内圆，神韵飞扬。

慈禧笑道：“赏给成功最显赫的董爱卿。”

董天豹急忙匍匐于地叩首道：“臣，叩谢圣母皇太后恩宠。”

春光明媚，大地复苏。北京紫禁城内，殿堂宫宇之间，和风煦煦，莺歌燕舞，一派生机盎然。乾清宫内，王公大臣与文武百



官分列于两边，准备着顶礼朝拜。片刻间，慈禧和光绪皇帝下了车辇，步上龙台，坐人龙椅。文武百官一齐跪倒殿内叩首道：“祝皇太后、皇上万寿无疆。”

慈禧下谕道：“都起来吧。”

群臣叩首齐呼道：“谢太后、皇上隆恩。”

李莲英见众臣肃立不动，遂扬动拂尘道：“众位有本启奏，无本退朝。”

端王载漪前跨两步，奏道：“启奏太后、皇上，眼下河州与西宁又起事变。撒拉族首领马占禄等围困了循化。河州回族首领闵大帅等进攻狄道。回军首领马永琳围河州。大通的回军包良、西宁的包有福、海原的海四虎也先后杀了当地官员起而响应。进剿的部队到处败北，疲于应付。河州总兵汤彦和败于双城，在马福祿的护卫下，仅以身免。西宁总兵邓增在循化溃不成军，自身难保。提督雷正綰被围河州，危在旦夕。总督杨昌浚在兰州一筹莫展。河湟刚起的火焰大有重在西北燎原之势，望速发兵征讨。”

慈禧怒骂道：“这些河湟刁民，确是不怕死的狂徒。可知这次事变是因何而起的？”

载漪继续奏道：“开始是由于伊斯兰教中的新老教派为争夺教权，先后在河州、循化等地掀起了回军内部的械斗事件。后来因驻于甘肃的官吏昏庸受贿，偏袒一方，将事态扩大。最遭的是前往镇压事变的我军首领海奎顺、魏光焘和陶模等，不查实情，简单粗暴地认为新老教派的回众均属‘一丘之貉’，皆是‘造反’之民，一并征剿。于是，新老教徒认为又是我朝廷借机杀灭回回。如不合作共抗，必然是‘木马勺里炒豆子，同归于尽’。因而激起了河湟回众抗我军的一场大混战。”